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四六回 白楊崗踏勘雙飛鳥 茂州廟捉拿一枝蘭

卻說黃天霸、李昆等人追趕謝豹不著，回轉行轅，已是天亮。施公已是起身。黃天霸等先去看了計全、何路通，幸喜二人受傷不重，尚自無礙，只要歇息數日，就可痊癒。黃天霸等也就放心，看視已畢，便向內室去見施公，行過早參禮。施公就問起夜間捉拿刺客的緣由。關小西、黃天霸把前後說了一遍：只是追拿不住，已是逃走。施公聽罷，當即面諭：仍宜嚴加防範，恐其復來；一面探訪蹤跡，以便捕獲。各人唯唯退出。施公又飭傳知州林士元來見。卻好知州尚未去傳，先來稟見。當下施公傳人。林士元行過常禮，坐在一旁。施公便將夜間行刺的話，告訴一遍。士元聽說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，半晌方向施公請罪，說道：「這總是卑職防範不嚴，有驚大人貴體。待卑職回去，趕緊加差緝捕，務獲歸案，尚求大人從寬。」施公道：「貴州為民父母，既據呈請緝獲，姑免懲究。」

務要限日擒拿謝豹來轅，聽候發落。若再延宕，定行參處。」

士元唯唯聽令，當即告退回衙，加差勒限懸賞緝獲，不提。

且說施公早膳用畢，施安、施孝伺候兩旁。忽見窗外飛進兩隻鳥，望著施公哀鳴不已。施公覺得討厭，使命施安趕去。

任著施安去趕，終不出去。施公頗覺奇怪，即命施安：不必趕了。施公便道：「爾向本院哀鳴，還有什麼冤屈麼？」那鳥便將嘴在書案上啄來啄去。施公順著他啄的樣子看去，象寫了個「冤」字。施公又道：「你當真有冤麼？」那鳥又啄了一下。

施公會意，即命施安去喚郭起鳳、王殿臣。施安出去一會，王、郭兩個進來；站立一旁。施公望著二人說道：「此鳥有冤，著你兩人跟它前去察看。」王、郭二人就跟著兩隻鳥，出了行轅，一路上直跟到城外。約有□里多路，到了一個土崗，崗上栽著楊柳。那兩隻鳥飛進崗內，歇在一個新葬的墳堆子上面亂叫。

王、郭二人看得真切，便望著兩隻鳥說道：「好鳥好鳥，如果此處墳是個含冤之地，爾再高噪三聲！」那鳥果然又噪了三聲，轉眼間鳥已不見。王、郭兩人就在墳上做了暗記，走下崗來，遇著一個老者，便走上前問道：「請問老丈，這個土崗叫做什麼地名？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崗喚做白楊崗。」王殿臣又道：「此間墳堆不少，想是義塚麼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此地並非義塚。」

郭起鳳木匠道：「既非義塚，何以崗上累累皆是墳墓？我且問你，那新築的那個堆子，係何人家的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是前村朱家的。」王殿臣道：「所葬何人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就是本人說起來，怪可憐的。這姓朱的，名喚天佑，今年才二□二歲，家中很得過去，娶親還不到四年。他本來有的癆病，指望娶了親，可以日漸其好。哪裡曉得娶親以後，更加壞了。前月二□，就一命嗚呼，還丟下一個美貌娘子，才二□一歲。前五天才葬下去。」王、郭二人聽罷，復又問道：「你老尊姓？家住何處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老漢姓石，排行第五，人多喚我石五，就住在朱家後村。還沒請教你兩位尊姓呢！」王殿臣道：「咱姓胡，他姓周。」說罷，石五道：「老漢尚有他事，不能陪你老，閒話了。」王殿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自便罷！」與石五就分路走了。

王殿臣、郭起鳳也就回城。進了行轅，將剛才情形，並石五所說的話，細細對施公說了一遍。施公點頭，即刻命傳茂州林士元，帶同差役伴作人等，明晨來候轅論。手下人去訖。到了次日一早，茂州並差役人等齊到。施公當即傳見，並將異鳥鳴冤的話，面諭茂州道：「此中顯有冤屈，煩貴州隨同本院院，前去勘驗。」茂州唯唯。此時外面夫轎齊備，施公在大堂上轎，帶隨計全、李昆、王殿臣、郭起鳳，並施安、施孝六人。此時林士元便請王、郭二人先行同去，留在轅門外上轎；差役人等，跟隨直望白楊崗而去。不一會，已到茂州，當將地保傳至，等候施公按臨。少時施公也來，下轎之後，便叫王、郭並茂州林士元，齊到崗上。王、郭兩人，正要指那墳堆與施公看視。只見昨日那兩隻異鳥，已歇在墳上，望著施公悲哀，又若迎接之狀。施公喚道：「好鳥好鳥，不必哀鳴。本院院給爾伸冤。」

那鳥一聞此言，便自飛去。施公就走進墳堆，周圍看過，但見新泥尚濕，青草全無。當即傳命地方。地方答應，跪在面前。

施公問道：「爾喚什麼名字？」地方回道：「小的名喚張標。」

施公又問：「爾知這新築墳堆，姓甚名誰？何時下葬？因何疾症而死？」地方一一回答，悉如王、郭二人聽那石五所說一樣。

施公聽畢，即命地方引導，前面行至朱家村，即在朱家升堂。

施公即傳朱天佑妻出來問話。朱天佑妻大驚失色，趕緊毀妝，穿了重孝，出見施公，拜伏在地。施公見朱天佑妻生得頗為妖蕩，知非善類，便喝道：「爾姓何氏？」朱天佑妻回道：「小婦人母家姓陳。」施公又厲聲道：「本院院親至汝家，非為別事。只因汝丈夫朱天佑，昨日托夢，跪在牀前，訴稱被汝害死，求本院院伸冤。爾可從實招來，免得受刑吃苦。」陳氏聽說，即向施公辯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容小婦人上稟：丈夫天佑。」

從小婦人未到他家，他即患癆病，於今已有四年。即是小婦人過門以後，尚為丈夫百般醫治，終不見效，鄉里黨戚人所共知。

延至前月二□，竟至斃命。小婦人方自痛終身無靠，實命不尤，何敢存謀害之心，致罹悖逆？尚求大人勿以夢囈為憑。」施公道：「陳氏，爾休強辯，本院院與爾丈夫一面不識，何來知其姓名？」陳氏道：「丈夫姓名，本不可以藏掩，人人可得而知。」

還求大人明察，公侯萬代。」施公見陳氏委婉辯駁，雖言之有理，無隙可指；而見其妖蕩之態，必非良善。即傳裡黨親族，來一一問訊。左思右想道：「非開棺檢驗，不能明白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命開棺，明日檢驗。大家力勸，施公執意立行，甘心坐罪。大家不敢再說，當即打道回衙。

次日一早，復至白楊崗，傳齊屍親，並親族鄰里，登山開墓，啟棺檢視。朱天佑屍身，雖值天熱，並未腐爛。施公更堅信不疑，隨命伴作週身檢驗，由頭至足，不但無致命之處，且無微傷，更非服毒。唯骨瘦細柴，實係癆病而死。施公據報無奈，只得令蓋棺封墓。陳氏便上前，極口呼冤道：「大人以無憑之言，啟墓開棺，翻屍倒骨。小婦人丈夫何辜，遭此慘毒？」

既已檢驗無據，又欲蓋棺封墓，小婦人實不敢從命。」說罷，俯首大哭不已。施公一面諦視，見陳氏雖泣，毫無點淚，心中還是疑惑；一面婉轉笑道：「汝言誠是，本院院此舉，亦覺孟浪。我當具奏請命，甘受其罪。爾且暫行封蓋，勿再暴露。」

復又命人蓋棺封墓而去。回至行轅，悶悶不樂，雖再飭人暗至朱家及各處私訪，終無頭緒，施公終不肯置之不問。

這日沐浴齋戒，親詣茂州城隍廟祈禱，求神示夢。當夜施公便夢城隍神差人贈紅桃花一盆。施公醒後，仔細詳辭，仍命王、郭兩人，四出暗訪，以便昭雪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謝豹，自中黃天霸一鏢，當即逃走，等到天明，暗暗迴回謝家莊去。黃天霸但知謝豹行刺，帶鏢而逃，不曾捉拿得住，卻不知他窩巢在於何處。次日，施公既命金大力：「改扮一個補鍋的模樣，挑了擔子，出去私訪。如有消息，卻不可獨自冒險，致誤大事。可趕緊回來報信，大家並力去擒。」金大力奉命去後，訪了四五天。這日探到實跡，便趕回來，先與大家相見，然後見著施公，慢慢稟道：「自從奉大人命前去私訪。」

這日走到離城八里外謝家莊上，小人便叫：『補鍋！』莊前有座大廟，廟內走出一人，喚小人進去。那人就拿出一口煮四五斗米的大鍋，叫我修補。我見那口鍋太大，便先要了價錢；然後問他：你用這大鍋，廟裡有多少和尚吃飯？那人道：『咱廟裡和尚倒沒有，英雄倒多著呢！』我就假裝問道：『什麼叫做英雄？要這些英雄何事？』那人道：『你不知道，咱家莊主，數日前給人家吃了虧，現要在這廟裡，大家聚義，前去報仇雪恨。』我又問道：『你家莊主叫什麼名字呢？』那人道：『誰不知咱莊主叫謝豹呢？』我又問他：『為首的共有幾人？』他又說道：『這有個一枝蘭，本領是極好的。』小人聽說，便假詞說：『這口鍋須要火補，才能堅固，今日我傢伙不曾帶了出來，明日再補罷。』小人就此走了。後又細細探訪，果是一枝蘭、謝豹，聚集綠林豪客，要等大人經過那個地方，前來搶劫。

因此小人就趕著回來了。」施公聽罷，便向計全、黃天霸等說道：「諸位看這件事，是怎樣辦法呢？」計全道：「此事還宜從速。」欲知如何捉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